

中华政治
家百杰传
ZHENGZHI JIABAI JIEZHUAN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奕訢 张之洞 曾纪泽 康有为

姚家余 主编

奕訢倡导**洋务运动**，减轻了他协助慈禧政变的罪责，史学家对他有了新的评价。

张之洞经历了晚清的**政坛风云**，其人其事都具备着他久历世事的个性。

西方列强开始侮辱中国是“东亚病夫”的时候，曾纪泽宣告：中国是“**睡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谁不知道中国有个“**康圣人**”？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二十五卷

主编 姚家余

奕 訢
张之洞
曾纪泽
康有为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25/姚家余主编.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3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ISBN 7—5634—2193—9

I. 中… II. 姚… III. 政治家—列传—中国 III. 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642 号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姚家余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徐水精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85 字数:43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2193—9/K·152

定价:1180.00 元(1—25 册)

目 录

奕 訢	1	1
-----------	---	---

保守而不顽固,反对维新改良,却倡导洋务运动,使这个有名的恭王爷的一生增添了不尽的亮色,减轻了他协助慈禧政变的罪责,史学家对他终于有了新的评价。

张之洞	89
-----------	----

晚清政坛出现过“清流六君子”,敢“不避嫌疑,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上下闻名,张之洞实为六人之“领袖”。

他以文臣而能督兵马,为封疆大吏而又入值军机,经历了晚清数不尽的政坛风云,其人其事都具备着他久历世事的个性。



曾纪泽 169

西方列强开始侮辱中国是“东亚病夫”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宣告：中国是“睡狮”。这个人就是大清帝国“中兴名臣”曾国藩的长子、极具才识的外交家曾纪泽。

外周旋于列强之中，内受制于腐朽的朝廷，艰难苦辛，他怎样完成他的一次次使命……

康有为 201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谁不知道中国有个“康圣人”？

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史有定评，虽败犹荣。位列保皇党之首，反对辛亥革命，其过昭彰。潮头潮尾，进步与落伍集于一身，历史使然，时代使然，其人使然？

奕 訢

保守而不顽固,反对维新改良,却倡导洋务运动,使这个有名的恭王爷的一生增添了不尽的亮色,减轻了他协助慈禧政变的罪责,史学家对他终于有了新的评价。



1883年1月11日，子夜刚过，紫禁城静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又一个小皇子降生了，道光皇帝闻听喜报，兴奋异常，当即赐名奕訢。这是静妃生下的第三个皇儿，也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

奕訢的诞生，为何使道光皇帝如此高兴呢？原来道光皇帝虽说已有五个皇子，但长子奕纬，是和妃纳喇氏以宫女身分，“事宜宗于潜邸”时所生，已在奕訢出生前一年死去。次子奕纲、三子奕继虽都是静妃所生，可惜相继在一二岁时夭折，只有四子奕訢，是贵人钮祜禄氏所生，颇得道光皇帝喜欢。五子奕谕，是全贵妃所生，不太为道光皇帝喜爱，后来在道光二十六年，过嗣仁宗第三子绵恺为后，袭封惇郡王。如今，道光皇帝已年过半百，得此皇子，怎能不叫道光皇帝这般高兴呢！

奕訢生得脸方目圆，天庭饱满，且聪慧过人。三岁起，道光皇帝就特意选道光十三年大考一等的贾桢入值上书房，充任奕訢的启蒙老师。贾桢每天讲授千余言，奕訢都“少读即成诵”；贾桢对奕訢要求也“甚严密，尝课读《通鉴》三通”，连贾桢赴江南主持乡试，道光皇帝都要特意手书谕旨给贾桢，要其速去速回，不要因此影响了奕訢的学业。如此严格正规的教育，使奕訢不仅对传统儒家经义有了系统深入的理解掌握，而且诗文写得也非常出色。

道光皇帝经常到上书房，令诸皇子们练习射箭，“中辄赐帛或赐羚枝，以为常课”。使道光皇帝感到高兴的是，奕訢竟不负他的重望，发扬满人尚武传统，同奕訢共创枪法



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道光皇帝欣喜之余，特赐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鐔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訢，以表示希望奕訢能像他那样，凭着骑射武功，建定乱之勋，继父皇之业。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如果说奕訢的先祖努尔哈赤可以凭藉十三副铠甲起兵，统率八旗创大业，乾隆也可以凭藉绿营骑射，建十全武功，那么奕訢所处的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奕訢之后，道光皇帝又连得三子，即七子奕譞、八子奕詝、九子奕誨，这三个皇子都是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生，乌雅氏初入宫时充常在，道光皇帝在位时，累进为琳贵妃。道光皇帝因乌雅氏出身卑贱，而不怎么喜欢她所生的这三个皇子。而道光皇帝的长子、二子和三子都早已死去，五子奕詝又出嗣给惇亲王，所以，在此种情况下，道光皇帝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也只有四子奕訢和六子奕詝了。

道光皇帝晚年的时候，因特别宠爱奕訢，而且奕訢又非常聪明，便打算立奕訢为皇太子，但他的四子奕訢仁义忠厚，年龄又长于奕訢，所以，在奕訢和奕訢之间，究竟立谁为皇太子，道光皇帝多年来一直犹豫不决。

有一天，道光皇帝为考察奕訢和奕訢的品行，特意命诸位皇子到南苑围场打猎。临行前，奕訢按例到上书房向他的老师杜受田请假，而杜受田早已猜出道光皇帝的用意，且非常希望奕訢能继承皇位，所以他悄悄地对奕訢说：“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驰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众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皇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



春和，鸟兽字育，不忍伤生命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相争也。阿哥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忌勿忽也。”奕訢连连点头答应：“好、好！”

奕訢到了围场之后，果然遵照杜受田的嘱咐，整日默坐观猎，不发一枪一矢。而奕訢这一天则在诸皇子中所猎取的禽兽最多，因此，他非常高兴，以为“这一定可以博得父皇的欢心”。日落的时候，诸皇子回宫复命，并将自己所猎取的猎物进献给道光皇帝，唯独奕訢没有什么猎物可以进献。道光皇帝非常奇怪，便问奕訢：“为何空手而归？”奕訢把杜受田教给他的话向道光皇帝说了一遍。道光皇帝听了奕訢的这番话后，高兴地称赞道：“是真有君子之度也。”至此，道光皇帝遂暗自决定立四子奕訢为皇太子。

道光皇帝虽然密定四子奕訢为皇太子，但他对奕訢仍然十分偏爱。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道光皇帝在写好立奕訢为皇太子的硃谕后，又写了一道定“奕訢为亲王”的谕，并把这两道密谕同藏于储位缄名金匣之中，这在清代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道光二十八年三月，道光皇帝在恭谒诸陵时，特意携奕訢、奕訢一起去朝拜列祖列宗；同年四月，又奉皇太后临幸皇四子奕訢及皇六子奕訢的住所。道光二十九年，道光皇帝赏赐奕訢锐捷宝刀，同时也赏赐奕訢白虹宝刀。这些事例，都充分表明了道光皇帝对六子奕訢的格外宠爱。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6日），道光皇帝驾崩于寝宫；正月二十六日（3月9日），奕訢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次年改元咸丰，开始了清代咸丰朝的统治。



咸丰皇帝继位后，遵照道光皇帝的遗诏，于正月十七日降旨，封奕訢为恭亲王。同一天，咸丰皇帝其他几个弟弟都被封为郡王，七弟奕𪚩为醇郡王，八弟奕诒为钟郡王，九弟奕譞为孚郡王，五弟奕谅因已继嗣绵恺，袭了惇郡王。

咸丰皇帝继位之后，在各个方面，对奕訢都比对其他几个兄弟要好得多，例如：在 1852 年分府时，咸丰皇帝将北京城一处最好的宅第赐给了奕訢。分府不久，咸丰皇帝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奉皇贵太妃幸恭亲王奕訢第侍膳”。咸丰皇帝和康慈皇贵太妃的临幸，更使恭王府为之增辉。

咸丰皇帝给奕訢的这些礼遇在清代历史上是极少的。他之所以如此厚待奕訢，一是出于道光皇帝的遗诏，二则与抚育过他的康慈皇贵太妃有关。咸丰皇帝奕訢从十岁丧母，至他二十岁继承皇位的十年里，一直都是由奕訢的生母静贵妃（康慈皇贵太妃）抚育，因此，奕訢和奕訢两人的感情不同于其他兄弟，如同咸丰皇帝为他和奕訢同做皇子时合著的枪法谱《棣华协力》做序文时说：“今虽君臣，情愿一体。惟期交励交儆，莫负深恩”。

奕訢被封为恭亲王之后，最初只充任某些礼仪性的工作，如咸丰三年正月，宣宗成皇帝三周年忌辰，遣恭亲王奕訢祭慕陵。慕陵行敷土礼，并行大飧礼，也由恭亲王奕訢代。同年三月，咸丰皇帝又命奕訢管中正殿、英武殿事，也属闲散职务。但是，这种状况的时间很短，伴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清王朝的统治也日益受到农民起义的严重威胁，奕訢作为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便逐渐



走上了政治舞台。

1851年1月，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爆发，为奕訢初步涉足清王朝的政坛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太平军在金田起义后，锐不可挡，接连占领大片土地，而咸丰皇帝先后派出三位钦差大臣率兵围剿太平军，都是劳师靡饷、日久无功。太平军出广西、湖南，克武昌，顺江东下，一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直杀入六朝古都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6

恭亲王奕訢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阶级本能，于1853年3月17日同惠亲王绵愉、惇郡王奕誥一起，联衔奏陈时务，就储备火药、安抚难民、筹裕仓库，以及京城严门禁、整器械、训练近京驻防官兵等问题，向咸丰皇帝提出建议，以保卫京畿，防止农民起义的烈火继续蔓延。咸丰皇帝对这道奏折大为赞许，认为所陈“切时急务”，“不为未见”。

1853年5月，洪秀全命林凤祥、李开芳组织了北伐军，并于5月18日从扬州出发，开始了北伐进军。北伐军在清军防守薄弱的安徽挥师北上，仅用一个月的时间，连破滁州、临阳关、凤阳、怀远、蒙城、亳州等地。1853年6月，北伐军入河南，下归德，于汜水、巩县之间渡过黄河，于7月进围怀庆。

咸丰皇帝得知怀庆被围，急忙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及江宁将军托明阿为帮办，调集重兵防堵。北伐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把清军打得狼狈不堪。9月，北伐军撤回入山西，复折而向东，经河



南入直隶，克军事重镇临洛关。此后又连克沙河、赵州、晋州、深州。于10月13日进至距保定六十里的张登镇。

在北伐军的影响下，北方各地的人民纷纷掀起了反抗清王朝的斗争，尤其在北京近郊及直隶全境，“土匪引贼焚掠”，“逆匪过境，土匪滋起”。面对这种如火如荼的群众反抗斗争浪潮，咸丰皇帝惊恐万分，于10月11日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即日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路营、八族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诸劲旅，由京前往围剿”。次日，又“添派恭亲王奕訢办理巡防事宜”，并命“恭亲王奕訢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从咸丰皇帝对奕訢的任命可以看出，奕訢已开始为咸丰皇帝所信任重用了。

1853年11月7日，咸丰皇帝发布上谕：“命恭亲王奕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按照清代祖制，亲王是不能任军机大臣的，而咸丰皇帝此时竟打破“祖制”，令恭亲王奕訢在军机处行走，完全是为当前的局势所迫。当时全国的局面是：在南方的向荣、琦善以重兵久围南京、镇江、扬州不克；在两湖，太平军溯江西征，克安庆，下九江，而后又分为两路，一路攻占了安徽、江西广大腹地，另一路先后攻克了湖北汉口、汉阳、黄州等地；在北方，太平天国的北伐军仍然盘踞在静海、独流两镇，并不断地进犯天津。这种局面，如“日延一日，师老饷匮，实属不堪设想！”而此时军机处的首席军机大臣祁雋藻，虽“清介端重，负时刻，然性迂阔，好为识微之论，所论辄廊落不可行”，很难胜此重任。为此，



咸丰皇帝才不惜打破“祖制”，令“可担此重任的”奕沂入直军机处，以期挽回目前这种局面。接着，咸丰皇帝为了使奕沂专注于军机处事务，对付太平军，于11月8日又谕内阁：“恭亲王奕沂，现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事务殷繁，所有领侍卫内大臣班及王公班，均勿庸进。”

奕沂入直军机处后，第一件事就是全力围剿北伐军。他针对北伐军“分居静海、独流二处，意欲分我兵力”的企图，强调“必须大兵云集，四面合攻，方能一鼓歼除”。为此，他调和了胜保和僧格林沁两支大军之间的矛盾，命僧格林沁移营前线与胜保合力围剿北伐军。

北伐军在静海、独流以不足万人的兵力与数万清兵激战了一百多天，在兵员伤亡、粮食已尽、援兵未至、势难再守的形势下，不得不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撤。奕沂得此消息后，又命令僧格林沁和胜保率马队紧追，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合围。

洪秀全得知北伐军失利被围，于1854年2月令曾立昌、许崇扬、陈仕保率军前往增援北伐军。但太平天国的北伐援军在渡过黄河后，并没有立即去救援被围困在阜城的北伐军，而是集中兵力攻打距阜城仅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奕沂得到消息后，加紧调兵遣将，并很快地集结了六七万的兵力，合围北伐援军。这时的北伐援军虽然占领了临清，但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粮食困难，军心不稳，不久即在清军的围攻下相继溃散覆灭。

北伐援军的溃败，使清军更加得以集中兵力围剿北伐军。1854年5月5日，北伐军自阜城突围南走，占领了东

光县连城,接着,李开芳率马队自连城南下迎接北伐援军,并袭占了高唐。奕訢得到消息,分别派僧格林沁和胜保率重兵包围连城和高唐,将北伐军分割开来。1855年3月,连城粮尽失守,林凤祥被俘遇害。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遇害,遂突围南返,至茌平县冯官屯又被清军包围。5月31日,李开芳在突围时被俘,后解送入京,于6月11日英勇就义。至此,北伐军彻底失败了。

咸丰皇帝得到“剿灭北伐军”的捷报后,非常高兴,遂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僧格林沁,前赏亲王衔,著加恩世袭罔替,并赏坐肩舆;奉命大将军惠亲王,“总理巡防一载,勤劳懋著,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军机大臣“参赞军务,夙夜勤劳,久宜分别加恩,以昭优眷,恭亲王奕訢,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

恭亲王奕訢自入值军机处以来,咸丰皇帝先后连授宗人府右宗正、宗令、都统、阅兵大臣等职,现在,又交宗人府“从优议叙”,真可谓少年得志。

然而,就在奕訢春风得意的这个时候,他与咸丰皇帝之间因康慈皇贵太妃的死而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而奕訢的所有职务均被咸丰皇帝解除了。

奕訢的生母康慈皇贵太妃死后,奕訢以其母对咸丰皇帝有养育之恩为由,多次要求咸丰皇帝尊其母为皇太后。虽然咸丰皇帝最终同意追封康慈皇贵妃太妃为皇太后,但他恼于奕訢为其母争封而故意简办康慈皇太后的丧仪。咸丰皇帝的这个举措,大大激起了恭亲王奕訢的不满,从而使奕訢在“恭理丧仪”的过程中难免与咸丰皇帝发生冲



突。而咸丰皇帝在盛怒之下，以奕訢对太后丧仪办理不当为名，发布上谕：“恭亲王奕訢，于一切礼义，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卸，并勿庸管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庭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俾自知敬慎，勿再蹈衍尤，以副联成全之至意。”

奕訢在咸丰皇帝继位后、受封亲王，其后又入直军机处，成为清王朝最高领导集团的主要人物。但伴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有所缓和，这位初涉政坛的年轻亲王又遽然遭到罢斥，这无疑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然而奕訢并没有因为这次打击而销声敛迹，相反，随着清王朝的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恭亲王奕訢将会以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形象重新活跃在清王朝的政治舞台上。

恭亲王奕訢自 1855 年 9 月被咸丰皇帝逐出军机处，免去一切职务，回到上书房读书之后，一直赋闲。咸丰皇帝为了使奕訢不致过于绝望，遂于 1857 年 6 月下令恢复他的都统职务，1859 年再次授命他为内务府大臣，但这些职务在清王朝最高领导集团中依然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 1860 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为奕訢创造了在政治上迅速崛起的机会，进而使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洋务集团的领袖。在英法两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阶段，尤其是英法联军在 1860 年 8 月 22 日占领天津、进而向北京进军的危机时刻，咸丰皇帝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于 9 月 22 日仓皇地逃往热河。咸丰皇

帝在出逃的同时，为了应付英法两国的侵略，命令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负责和外国人办理交涉议和等事宜，并授予奕訢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自此，奕訢又开始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与重用了。

但奕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阶段，是属于主战派的。他反对桂良与英法两国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并指名道姓地批评桂良的妥协言论，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较为实际的制敌方案。所以他在接到咸丰皇帝命他留京议和的命令后，虽然不敢公开抗拒咸丰皇帝急于同英法侵略者进行议和的指示；却也不甘心就此向侵略者屈服。他先是移驻圆明园，后又移驻天宁寺和长兴店等处，避而不与英法侵略者直接见面，并按照咸丰皇帝发布的谕令，催调绥远、山东、河南、山西和陕甘等省军队，急速赶赴北京，期望各路兵马振作军心，对英法侵略者作最后的抗争。

然而在大沽沦陷后，“清军人无斗志，大约一闻枪声，立时惊溃”，根本无力抵抗外来的侵略。面对这冷酷的现实，奕訢抵抗侵略的热情，像被浇上了一瓢冷水，逐渐凉了下來。因此，他逐渐改变了他的主战立场，开始向妥协和转化。

1860年10月13日，北京城内一些留守的王公大臣迫于英法侵略军轰城的威胁，不顾奕訢的反对，打开了安定门，并主动将安定门、德胜门一带的守军撤走。英法侵略军进入北京城后，僧格林沁等二十多人合词奏请咸丰皇帝敦促恭亲王入城，“速定抚议”。咸丰皇帝接到奏折之后，遂命奕訢“迅即入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



印，并将八年天津条约互换，令其退出京城，再商定驻京章程”。

1860年10月15日，奕訢照会英、法两国公使，表示同意进城谈判议和事项。10月22日，奕訢移驻城内法华寺。10月24日、25日，奕訢在俄国公使的“劝告”和英、法侵略者的野蛮恫吓下，于礼部大堂先后同英、法两国公使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11月9日和11月12日，法、英军队分别撤出北京，1860年底，大部分侵略军又从天津陆续撤退。至此，奕訢与英、法侵略者的和议彻底成功了。

议和的成功，不仅没受到指责，反而使奕訢的声望大增。自1860年8月天津陷落后，咸丰皇帝先后派桂良、载垣两人与侵略者议和，都因办理不善，“未能周妥”，致使咸丰皇帝仓皇出逃。而奕訢议和，却使和约告成，“定人心而杜奸谋”，清廷统治得以危而复安。因此，和议的成功，不仅仅使奕訢的声望大增，而且也令奕訢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然而，对于奕訢本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借议和之机，把一批留守京城的文武官员笼络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以他为首，以文祥、桂良、宝鋆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奕訢在议和成功后，便开始了由顽固派向洋务派的转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洋务方针，从而使他成为清朝第一个洋务集团的领袖。从此，奕訢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更加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奕訢所提出的洋务方针的主要标志是：在外交方面提